

四  
書  
輯  
釋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  
寡人非能為先王之樂也直為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通政

趙惠曰出俗之樂如鄭衛之聲是也先王之樂咸池大章

初也漢武  
是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

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去  
樂樂下字音洛

音洛  
樂亦

獨樂音洛  
下同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為去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言

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管子六反類音謂夫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管子或曰蕭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

蹙頞也頞頞也人憂戚則蹙其頞極窮也羽旄旌纛趙氏曰

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註析羽旄爲王若游

車所建也按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擊云全羽折

而無帛羽不與民同樂謂獨擘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

也王亦好田獵故也管子蹙頞六鼓以爲節前周禮鼓人

籥音藥金履祥曰此章本言蹙頞而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嗚何以能鼓樂

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轉之與平也。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備氏

茂無疾病，民惟恐君不安，樂行愛之，欲其生之意若時。日害喪則惡之，欲其死矣。田獵雖非樂，推類而言之。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

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

音洛下同樂，同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

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

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張氏曰：古民同

也。好世俗之樂者，私欲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君子若必欲以

不遽語其所好而獨擴之以公理，可謂善啓告者。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

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  
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  
咸英韶濩反故無補於治去聲也通攷趙真曰周禮大司馬註  
大漢湯祭咸池言真無不施也英華茂也招招樂故孟子告齊  
也繼堯也濩言救民也○吳程曰五英帝吝樂故孟子告齊  
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先師曰木卽民而自好山俗之樂以  
問而自漸所好之不正大理之萌動也齊王漸之孟子不詆  
而開導之戒其縱獨祭之私而勉其充同樂之公遏人欲而  
擴天理也王道在道  
人欲擴天理而已

好樂

以爲子之言觀

以夫之民之言觀

樂無古今

樂同百姓

必用韶舞

必放鄭聲

以救時之急務

以爲邦之正道

右第一章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

直音又傳

囿者蕃殖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

反以講

武事

通

左傳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

不足以待備器用則君不率焉云云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四者皆田獵之名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除害也狝殺也以殺則取之无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然不欲馳騫務於稼

穡場圃之中故度待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

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音余○張氏曰意齊王

有段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宣宗圃如此蓋其重傳謂古書

補氏曰孟子時有之今不復存孟子所謂於傳

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且然未以其然否也

通

直音亦反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

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

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草也。堯新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  
圃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  
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亦宜乎性阱反

禮入國而問禁

圃圃記曲禮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諱

國外百里爲郊

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先師曰前篇周民與取禽阱取獸以謂切時君之禽欲其民苑囿一也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無非欲遏人欲展天理

論園大小

文王園七十里

芻蕘者往焉

此民猶以爲小之故

齊王園四十里

雉兔者往焉

此民猶以爲大之故

右第二章





大王太王走于岐山後至六國遂爲西戎。○吳師道曰肆不  
珍厥湯傳謂昆夷夷則爲太王患者惟黃昆夷也。思齊曰肆疾  
不珍傳昆夷嚴狹之屬則爲文王患者是。○句踐越王名事見

國語史記補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忘其孰大者之意。○浴室陳

度量之明自知小不能大。○通曰本文大事小者大集

註則曰大字小者大事。○通曰見仁人之心然大之字小

者未足以見其仁必小。○通曰或不足見其智必大。○通曰

乃見大事之仁尤不。○通曰或不足見其智必大。○通曰

夏少康之見小者之智。○通曰或不足見其智必大。○通曰

元年大失種行成於吳。○通曰或不足見其智必大。○通曰

國之失從君之師。○通曰或不足見其智必大。○通曰

大夫種守國與范蠡皆入官於吳。○通曰或不足見其智必大。○通曰

五年越王歸國去范蠡謀入官於吳。○通曰或不足見其智必大。○通曰

居軍二年吳使大夫王孫滿行成。○通曰或不足見其智必大。○通曰

可遂城吳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

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

理故曰學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編覆反無不周備

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語

問象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為智者分則曲直

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戰如仁者之為也曰得之○或問曲直

柯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人各得其所

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可為進如葛與昆

夷之無道湯文怒而厚之及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

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

然故少小事大而不敢忽然也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

立加德驚而與之方強大王勾踐外卑射而事之內則治其

國家和其民人然焉或與王業或稱其賦此潛之明也使湯

文保養勇高惡極而不能去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者哉

敵之畏而然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者哉

○輔氏曰天者聖而已矣即孔子所謂夫天專言之即道也

以道理言則天者自當字小此夫之所謂夫天專言之即道也

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又曰保天下所以覆地也小者自當

氣象規揆有此效也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國言仁者自當

通政  
象愈充拓愈夜寒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即其事之之  
禮而慎其規揆愈夜寒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即其事之之  
祥曰小事大文字小左傳凡兩出孟子並作事集註解事小  
為字者本古語仁人之心既忘已之懼夫人之小弱違曰字

之具交祭往來與事  
太亦無異故俱作事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引詩不列祭天一處亦偶然耳○語錄此智者畏天而保其堅之專○

氏曰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發明曰大之事小善待之而

事小必曰字小又曰恤小而於事天不易事字善欲發明孟子意不同不略易此字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敵當我哉此

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無之夫音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

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怒貌爰於也落衆也遺詩作按止也



信請凡三十五本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  
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  
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  
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極

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不能懲小

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

天下草有能懲小忿則字實自寡人好勇一句發出上

者必能懲小忿然後能養大勇所謂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

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

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得是便是天理怒得不是便是人欲孟子之論大要分別

天聖人欲於其理之間如同李燾之類○通曰夫子宜以

知仁勇三者並言此勇字亦當連前仁智字並言仁智中之  
勇是謂夫勇小勇者不仁不智者不明  
義理之勇必無之不智者不明  
義理而於血氣之勇必有之

仁者

有側  
怛無  
計數

必大事小言

湯事葛文  
王事昆夷

此見  
理之樂夫者保天下

自然合理包  
含福獲无不  
周遍此保天  
下之氣象也

智者

明義  
理識  
時勢

必小事大言

文事德驚  
句踐事吳

此亦  
理之畏夫者保其國

不敢違理則  
節謹度无敢  
縱逸此保一  
國之規模也

勇者

有血  
氣義

必小勇言

撫劔疾視  
以敵一人

此血  
氣之所為

王請大之  
無姑小勇

此言能德  
然則能  
恤小事大  
以交鄰國

理之殊

以六勇

文武一怒

此義

王亦一怒

此言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而安天下

理之

所感惟恐不勇

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右第三章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

離別也

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

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

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通曰

但當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梁惠王問賢者亦樂此考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此賢字似同而實有不同子答以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此則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指賢者有此

樂此則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指賢者有此樂此則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指賢者有此

樂此則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指賢者有此樂此則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指賢者有此

樂此則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指賢者有此樂此則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指賢者有此

通之

吳程曰集註以上篇賢者樂此為指賢者此章為指賢人不應一義恐亦如上篇子曰有言實



若固有此樂但不可使人不得耳集註似連下文  
作一但請又曰雖者別也別作信以爲行幸之所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

扶問反

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

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

憂則憂以天下矣

張氏曰憂樂不以己而以天下天無之公也於是齊景公事蓋道其國之故曲以告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

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胡音潮夜上声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舞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

反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州○吳程曰轉附作轉附屬萊

去後章及公孫下際

文上轉附堂並同

三壘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  
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  
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  
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猶舒數反  
首惡非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

樂也音洛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士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

職也音下述也音上述所職者音上皆無有無

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音去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

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

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音上夏子言先王之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賂胥讒

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音古

反與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

從通鑑左傳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南侯

從通鑑禮謂之官社於是殺注以血塗鼓鼙謂之鼙鼓祝奉以

行旅從五百人通文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和

千五百糧謂糧也又白散反熬米麥音備乾之蠶暗賄側目貌晉

相也通文謙曰此上言軍民之怨也音備乾其勞而起怨謗也

逆也通文反熬米麥也音備乾又步拜反乾與點當吐得反方

下文諸侯請附庸之國縣邑之長音備乾糧食君之行也音備乾師行而

食也音備乾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好底命

天子之命必是數也無一國之民今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了

又曰為諸侯度指先王言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

子注言齊事而云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去聲樂音洛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時掌謂

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

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韓氏曰荒是廢時亡是失事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折去聲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音君者女君也豎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也里反招與音同畜音勅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悉井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

官也君臣已興君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

**隨**禮記樂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隨禮記樂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斷也事也絃用七十一一絲聲重而尊故爲君商屬金爲大  
而也出戴芒角也絃用六十四絲聲居官羽之中屬木以其

青蜀中民之象也。徵屬夏。夏絳。正長方。物皆成。形。事亦有。

體故。配事。絃用。五十四。宮土音。居。中。摠。四。方。絃。用。八。十。一。絲。最。

入。絲。一。以。生。絃。用。七。十。二。絲。一。以。生。絃。用。六。十。四。絲。最。

中。也。魚。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絃。用。五。十。四。絲。最。

益。也。若。為。劣。此。物。為。優。清。獨。中。人。之。象。也。亂。則。夏。其。人。怨。止。

上。故。一。以。生。事。事。多。事。之。象。也。亂。則。衰。其。事。亂。也。羽。木。音。三。分。商。

也。其。則。危。其。時。財。賈。也。景。公。所。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

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當。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

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當。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

君。者。也。上。文。別。後。景。公。晏。子。事。實。只。未。一。句。是。孟。子。說。○。真。以。為。愛。君。也。縱。君。之。欲。小。高。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通。曰。齊。景。能。聽。晏。子。之。言。是。可。惜。也。先。師。曰。此。章。與。沿。上。之。對。略。相。似。夫。意。主。於。不。自。禁。而。與。民。同。樂。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雖。平。說。然。憂。樂。相。反。

而實相開憂民之憂者必不假樂已之樂樂已之樂者必不  
在憂民之憂惟先憂以天下而後能樂以天下也前一橫已  
盡之後不獨引一段故實耳不與民同樂人欲也憂樂以天  
下天理也遊踐為諸侯度天理也流連為諸侯憂人欲也無  
非過人欲擴天理也又舜之韶濶音必有在齊者孔子在齊  
聞韶景公祭亦名招可見○陳氏曰孟子蓋於管晏今乃引  
晏子之言何也蓋蓋抑者其大法也言與事有可  
取亦不可沒也亦見與人為善至公至平之心也

人不得而非

此見下不

樂民之樂

此見

其上者非也

安分非理

民樂其樂

此見

為民上而不

此上不恤

憂民之憂

此見

與同樂非也

下皆非理

民憂其憂

此見

巡狩述職

此以先王

一遊一豫

此見

省耕省斂

之法者言

為諸侯度

莫非

流下流上

此以今時

流連荒亡

此見

從獸樂酒

之弊者言

為諸侯憂

失事

未有不王

惟君所行

右第四章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曰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

去聲朝黜諸侯之處漢

時道此止也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反

共又巡守諸侯

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輔氏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太

山天山東北址古有明堂殿云欲毀明堂上與子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去之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

之矣扶夫音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去

矣何必毀哉朱子明堂記曰蓋明堂制者非一廟意當有九

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西即南之東

中為總章大廟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東

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東之北即此

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在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





**通鑑**

許謙曰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即是王政

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

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

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

志公田是九分

扶問反

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

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

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

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議禁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

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

音音

之稅也澤謂豬水梁謂魚梁與民

同利不設禁也

**通鑑**

謂真曰察異服異言周禮也官司稽司

規不與人同王制開地禁以

異服異言不物衣食占

而不征謂議而不征復設法也文王之罪雖不征其後則有

無禁周禮必有擇虞爲之關禁子之言蓋設反古也擊妻

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不擊惡惡短也先王養民之

政尊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

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

月之篇哥可也氣困悴秦辭貌止月未章之意云至其

可哀也饒氏曰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二

代之法井田之法坦平處可行江南想從古行貢法關是道

路博節費市是市井澤是水所都處築是水所通所告九

發政施仁必補文道息曰孟子以錄寡孤獨爲序者輕重之

先斯四者字也王制以孤獨爲序禮運以於寡

孤獨爲序豈非所養之常饋有寡多有二等等故先言孤獨以

重者先之禮運先於寡以輕者先之就二等等之中則於寡

爲重獨於孤爲輕蓋孟子言切而無父則孤爲重然於寡

能寡目常餘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寡寡得也俚然不

獨也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獨獨也鹿鹿無所依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

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

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

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女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賦音佚橐音託

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

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

**通國**

金履祥曰積露當作子賜反穀堆也

饑乾

音糧

也無底曰橐皆所以盛貯饑糧也嚴安

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感芥也揚鉞也

爰於也答行言往遷于商也何有言不難也子字言公

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爲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

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豈不事諸時

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饑饉之積可也

**通文**

金履祥曰王天下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人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變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

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縣之篇也古公夫王之本號後

乃追尊爲大王也曹父謂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

去也來朝其來以朝也古人紀事有此例率循也濟乎水

匡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札也字居也瞻

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孟子

有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足已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矣

只乃積乃倉一句大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而

已然欲開尊時○揚子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廣充其善

心理擴天而格其非心過人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

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

皆同蓋鐘鼓旄匏游觀之樂音與夫音好勇好貨好色之心

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

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蓋其性也縱欲而私於

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

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間而剖反音后析於

幾評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平而實密

其事似易去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

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理克己復禮之端即謂天

之際也語錄問孟子答梁惠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却如

此引學之何也曰此處亦自義利時人自不察耳此處却如

日法以疎而易矣然必使易而實密事似易而實難蓋不直禁其好勇好色則

似若疎且易矣然必使易而實密事似易而實難蓋不直禁其好勇好色則

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一已則其實又甚密而且

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大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極

知言之要何能辨析其精微如此哉通曰天理人欲同行

異情出五峯胡氏知言朱子平日深取之今引以釋此章者

如齊王好色大王亦好色是同行也齊王是行從人欲上去

大王是行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同行則天理人欲之幾若

不能以髮異情則天理人欲之判不啻霄壤矣凡此李阿出

者非逢君之惡則長君之惡孟子之言無非止君之惡而誘

君於善無非遏人欲而存天理也補國有疾寡人好貨寡人好色寡人好勇

誠可尚也其病可救也言之不入無交之何也

耕者九一

此

寡人

此齊

居有積倉

此

王如好

此言

仕者世祿

文

好貨

謂好

行有暴糧

能推以

化貨好色

好貨好色

關市不征

治

貨色

與百姓

同之於

欲行天理

未嘗不可

行此王政

澤梁無禁

岐

寡人

而不

內無怨女

此大王

同之於

未嘗不可

罪人不孥

之

好色

能行

外無曠夫

能推以

王何有

行此王政

不壹無告

政

好色

此政

外無曠夫

能推以

王何有

行此王政

### 右第五章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此必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

上聲也注韓氏曰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對士遂士縣士  
聲也注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

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輔氏曰顧左

言也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忘醫之心無責已求言之意

氏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爲他開兩條當言此則寡人之罪

也言便自責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王之罪

無服善之心故顧左右而言也後來因孔經心之變則不

於自責矣然○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并王與

亦厭於下問士師言各勤其任無

反詩見其職乃安其身

論士職性

多問而少言

季子託於季主師不能治主

如之何王曰已之

王顧而色

右第六章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  
也

世臣累

魯水反

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

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

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

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

此謂世臣彼謂喬木昨日所進用之

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告之

告上聲

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

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是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賤曰不慎與

與平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用出臣而尊尊親親其尊親其親禮之常也



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

踰尊非尊尊疏者踰戚非親親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斷將使人

論尊卑踰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如此則是國君用人

惟於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孟子意也故集註直以如不

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不能得已至是至謹之意人君於進

賢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

者如使甲者踰尊者必賢則又將進其疎遠之賢者而

用之至使甲者踰尊者必賢則又將進其疎遠之賢者而

則又非禮之常尤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

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

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

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

俗而為衆所悅者若孟子所論鄉原一亦有特立而為俗所

情者若韓子所論伯夷特立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世非之是也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謹之至如必者固去之勿疑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不賢此非信之也以已之私而實觀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出臣矣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

結上文天討一節此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因用舍而及刑殺

明其意不才者舍之有罪而甚焉者殺之也○張氏曰

正卿大夫計之道復及於可殺者蓋如舜之於四凶

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也曰國人之殺之言非已殺之

即天理之所存也蓋天聰明自其民聽則非天之神矣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去聲曰大孝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

母之結上文用之去

世臣

此尊而國君進此言尊左右曰賢未此言有同俗而此言有左右曰此見如此尊而國君進此言尊左右曰賢未此言有同俗而此言有左右曰此見如

休戚者得已將非賢則未可國人曰此言有同俗而此言有左右曰此見如

使卑踰疏遠之曰不可勿聽此言有同俗而此言有左右曰此見如

親臣

此親而尊此言尊左右曰賢未此言有同俗而此言有左右曰此見如

與國同故有不大夫曰不可此言有同俗而此言有左右曰此見如

右第七章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傳直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

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

反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

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紂罪滔天於桀紂

舜兪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終

足倚論東家牆便是絕滅天理用書怠勝敬者戒即賊仁謂

賊之意欲勞義者凶則賊義謂殺之意賊那仁底但分而

如此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是賊那仁底但分而

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齊梁下義隨事

是殺人底人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齊梁下義隨事

曰賊之爲害深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齊梁下義隨事

無衆叛亂雖不復君之此賊仁賊義衆惡皆備之証驗也此  
事自君言之則理所當然自臣下言之則不得已之大變故  
賊仁賊義細分之有絕本根傷枝葉之殊然仁義皆根於心  
未有賊仁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又只以殘賊之人爲言○王  
其惡耳孟子此言難意在警齊王然亦見英氣大露矣○王  
勉人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  
之暴則可不然矣未免於篡弒之罪也通曰無子孟子之說無  
者無王氏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爲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  
之士則可無伊尹之志則樂主氏之說未嘗不自子孫中來  
也  
**通攷** 湯武是疑於仁不知湯武是疑於義

又曰爲君言

放桀

○如之何其可

此孟子所以

伐紂

深警齊王垂

除殘

戒後世之辭

去賊

○未嘗不可

又曰問誅一夫言

右第八章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去夫音徒舍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計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  
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  
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  
哉音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

道氏曰國語云二十四兩一鎰

國語曰如之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升四分一溢

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白兩德會前見而意前譬是論任賢○范氏曰古之賢者常  
不如此任所後譬是說愛國不如此愛玉○  
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  
所好去聲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  
此耳前譬言王欲小用賢者後譬言王不專用賢者所以不能用賢者皆已之私欲害之庸君必不能行賢者之所學賢者好此遇合所以難也

求賢治國之譬

夫人

幼而學之  
壯而行之

此見巨室必求  
所學大木勿學  
者大不得壯行

此可見  
求賢不  
如求木

王曰

姑舍女所  
學而從我

此見  
王欲  
小之  
則曰從我

此可見  
愛國不  
如愛玉

○右第九章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平王曾時讓國於其相天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

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備註史記燕世家王

伐為齊使於燕以事傲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

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燕天下之名而與不夫天下今王

以國讓於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增老不聽政朝為臣國事皆

矣於子之二年國大亂百姓相恐將庫市被與太子平謀將

燕太子之弟請謂齊藩王曰因而不封之彼燕必矣齊王令人告

王曰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以此地之衆以伐燕士平不可失也

燕昭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未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乘去声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形旬序說何氏曰

非諸侯之制也今燕齊百指侵奪而皆有之故以萬乘之

齊伐乃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爭之若以人力論



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不取必有天決者王本  
有和燕之心特許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  
歸之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  
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  
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二日之間天命未  
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  
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語錄此  
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  
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  
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冊  
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

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白者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心順天，命當足矣。屈仁可以易暴，然人望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苟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暴易暴而益其仁之乎？蓋警之也。

**通攷**

通意曰：腹方口圓曰壘，能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二寸，上有聲。

### 齊人取燕

取之而民  
悅則取之

以武王之伐紂，言則人情有可取之證。

簞食壘漿以迎  
王師，避水火也。

此言燕亂亡，則民皆悅於從齊。

取之而不  
悅，則勿取。

以文王服事殷，言則人情有未可之證。

如水益深，如火  
益熱，亦運而已。

此言齊暴虐，則民又轉而求於齊。

### ○右第十章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七十里為一里畏人山棚句為在下文分兩節應之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覽五橋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

反

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

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

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

**通**

虹見則雨虹見則止

矣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

君而待其來使巴得蘇息也此言湯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

也。簞食壘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反

一倍之地也。濟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止其重器，謀於燕，毋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倪與旌同，旌五格反。

反還也。旌，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

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此是爲齊畫一策，如此區區，路無所利於燕，燕幾湯誅君平民非。

爲則可逆止諸侯之兵矣。○旆，氏曰：當時只是子。○天，下爲則。○燕，兵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會子之別立君而去不。○取他國。○當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証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踐田而奪之。○齊王殺其父兄。

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  
遷其重器是滅其國了○范氏曰子學事齊梁之君論道德  
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  
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討所學  
以徇之哉通攷居復心又益以徇請吾君不能而舍討所學  
之哉一句尤爲有功於學者  
此萬世臣子事君之大法也

以湯征葛

東征西怨南征北怨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  
變誅其君弔其民

若旱望霓

此見湯七十  
里而能爲政

以齊伐燕

籩食盡齊以迎王師  
殺其父兄徭其子弟  
毀其宗廟遷其重器

以爲拯已  
反動天下

此見齊千里  
而不行仁政

○右第十一章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  
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  
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關胡弄反勝平  
長上聲下同

關關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  
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  
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  
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  
夫音扶

轉飢餓輓首轉得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力驗而不知恤民故君行  
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有司所以然者皆君  
不行仁政之故孟子

對解君言故略有司  
專勉君正本之論也  
○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夏書五子有倉廩府庫所以爲去  
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去則赴

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

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張氏曰有司視民之死而亦莫之救所以

爲得反之也君行仁政而以民爲心戒之成之師曰上之愛民

其上死其長矣此感應之理也曾子戒之成之師曰上之愛民

人上者不可須臾忘檢身者亦常深體之先師曰上之愛民

如父母之於子則民之衛上如子弟之衛父兄鄰君知罪民

而不知反已孟子惟以行仁政施之而誅不誅忘言焉得反

之之意寧然可異真深切之論死其長如回何敢死之死謂

忘身故上死且不避也平時

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

鄒與魯聞者有  
司死者三十三  
怨乎上  
折謂友  
平爾者  
君仁行  
愛斯民  
親其上  
亦民見此

以積人問言

凶年飢歲老弱此見上

此見民

此見民

此見民

國名

轉溝壑壯者散

殘子下所謂出

政其民

死其長

長愛

四方有司莫以告

平爾者

○右第十二章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蓋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形

前篇一謂一說也

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

謂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衆謂師衆大夫率師則死之制謂命令士受命或迫以死寧死而不可弃君命也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去之

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

僥倖而苟免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民也愛民當在平

能也民亦效死而不去○張氏曰與其望二國於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蓋池築城古民效死以守之是在



我所當爲之事爲吾所當爲而已然固國以得民爲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無也先師曰城池地利也民神去人和也後致死而守義以倡之此守國之正法也

有國者之謀。

以味功能反言

事齊

走虎背而苟免

事楚

鑿池

築城

效死

非去

以而是可爲言

當守義以愛民

右第十三章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

通國金履祥曰薛在姓之故國奚仲仲姓之後

文公以其偪筆力逼力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

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辨與

辨地名言大王非以歧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形句下

章

通政趙惠曰周自后稷生於邰邰姜嫄之國后稷母家也

詩篤公劉即迂也之專又九出而大王去邰迂於岐詩所謂

是也祖濬在岐也水東流亦過周岐山東入渭邰在岐山

之北則自解隴梁山至岐下當率岐水之涯耳蓋公劉皇

及芾言都邑之水也縣之自王祖濬率境內之水也以此

之則不周以率西水許爲濬也明矣皇矣詩云度其鮮原

居岐之陽太王已迂在岐山而文王又迂在岐山之南後

迂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迂在岐山而文王又迂在岐山

而文王又迂在岐山而文王又迂在岐山而文王又迂在岐山

而文王又迂在岐山而文王又迂在岐山而文王又迂在岐山

而文王又迂在岐山而文王又迂在岐山而文王又迂在岐山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

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夫音扶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

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其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

不失其正令聲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

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  
 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激幸  
薛通於其所難必不為夫理之所當為而徒觀夫意外之得者  
 此章是守善愛民當盡其在己者而不可從倖其在人者  
 張氏曰所謂為善者天理而不為己私也為善者初不期後  
 出之有王而必有王者理則然也開父大之基為其可繼者  
 而已而不必其成功也若無期於成功之意則發速而見利私意一生無復可繼之實矣

以滕文公懼齊言

如彼何哉此當  
俟命以功為善言  
為善而已  
於天

君子創業可繼此竭力  
垂線  
於其所  
當為

以大王去邪居正言

非擇取之此終  
不得已也  
於天  
得命以必有善言

君子垂線此不僥  
成功則天  
俸於所  
難然

右第十四章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八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大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

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

市人聚而爭先也張氏曰大王之言忠厚不迫其臣本以全

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真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大王執其仁有素矣然大王之事非德盛而達權不足以與此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

致死守之不可

上聲

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

傳去聲所謂國

去聲

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通

齊侯滅萊曷爲不言萊君出奔齊侯

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不書

通

齊侯滅萊曷爲不言萊君出奔齊侯

殺萊君者卒滅國爲重

通

齊侯滅萊曷爲不言萊君出奔齊侯

則亡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

守正而俟死者義也通禮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審已

量力擇而處之可也語錄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曰思

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通吳程曰君死社稷謂之義

經通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

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故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

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

擇於斯二者孟子曰太王之事抹文公所能為又曰孟子所  
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  
上此則必為儀秦張儀蘇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  
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以大臣不得已言

以國君死而後言



此守國以尚存者之體

此守正而後死者之義

君請擇  
斯二者

言滕君  
當審已  
量力擇  
而取之

右第十五章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

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賈乎禮  
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車去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夜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

母薄父也諾應辭也平公將見孟子必得之於樂克所以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  
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  
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也曰否謂棺  
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曰五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

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

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

少牢饋食禮大夫祭牲用少牢陳鼎五羊七有臂膊膊路

肺三實于一鼻豕十一體如毛豕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鼻豕  
九實于一鼻豕用謝于有五而鼻豕用藥一純而鼻豕有臂豕  
者脈骨也膈膈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腰脊之正脊橫脊在  
後者膏肓肉也或謂肺者隆高之不能中央少許也肺者切肺  
也幸肺尸食所先幸也祭肺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幸豕  
即高肺祭肺即割肺也凡紅用右臂膈合升左右臂故曰膈  
一純純膈全也然此諸侯之大夫上  
若天子之大夫用索牛上川少牢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  
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我  
不遇哉爲去声沮慈呂反尼  
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各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  
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  
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  
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聲關特運之盛衰乃天命  
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集義范氏曰在子孟子可以言天在魯  
侯不可言天賢者在己者有義在



天者有命備其在已而聽其在天至於人君則當尊用賢德  
 奉行天命不當發之天也。餓氏曰孔子有兩說道之精行  
 也與命也道之精與也與命也與孟子此章一同皆取必於  
 天也。天將喪斯文也後死者必於已言天既欲喪斯文必不  
 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是我得與於斯文則是天必不喪斯  
 文。我得一說是我之命係乎去是以天爲主。一說是天命係乎我  
 是以我爲主。二者相爲賓主。那箇是聖人之言。這箇是賢人  
 之言。孔子告子服景伯是與常人說話又低得一等。

臧倉沮子學

以一時之出處言

以明時之盛衰言

行使之

止尼之

所以行

所以止

以謂人力之可及

實乃天命之所爲

右第十六章

學子卷之三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熊禾曰一章言養氣集義六章言仁政二章言古聖賢一章言答問之辨餘皆孟子自言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

吾指去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子孟子未嘗得政丑益設辭以

問也此必丑初見孟子時事觀其語意惡于孟子不敢

文丑復其又反已久故不推時若慕之而尊者亦慕之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味又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五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六反

蹙音拂又音增

蹙音增

吳程曰唐肅疏有一言而於動音註

蹙音增

孟子引禹禹與或人問答如此禹禹曾子之流楚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蹙怒色也會之言則心刻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西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形句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不謀也然則曾西惟導子路如此而蓋比管仲者何

哉管仲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

而獲禽耳管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輔氏曰揚氏

明子路之才視管仲誠為不及然子路之所享則聖人之道

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齊為者或曰揚氏木說但云子路

管之術者則範我馳驅者若管仲蓋先遇耳此則是以御而

管其所為未說到功效上今集註增益之謂子路則範我馳

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則是并與功都說

了然彼孟子範我馳驅是一人不獲又是一人說遇是一人

獲禽又是射御又非一人所能兼者恐不若只從其本說之為

得也曰非是之謂也集註之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

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謂遇之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

範氏曰使王良得善射者而御之則範我馳驅正所以獲禽

則詩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當以孔子孟子之道而遇明矣則

治國平天下皆餘事耳

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

願望也

顯顯名也

通

董仲舒曰公孫丑問管晏孟子以曾西之言

里奚之功各之蓋尊工賦勳者望賢之本心賢才進退者與亡之大事一則責勳者之臣不能致君於王道一則美勳者之君能用賢者以勳邦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六卦由錯通

反手言易也

去聲

曰若是則弟子之感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也

陽平聲下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自年舉成數也

按禮記文王卅七

而終文王之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

去聲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受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等也紂之夫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  
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朝高音高

歷輔相之相去声  
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

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曰故家舊臣謂舊臣是說正下底

流風之化善功之傳是說在上底

祖庚立祖庚前弟祖甲立祖甲前子廩辛立廩辛前弟庚丁立庚丁前子武乙立武乙前子太丁立太丁前子帝乙立帝乙前

益哀子辛立請之紂此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是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今時則易然也鎡音效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與古同

此言其勢之易

去聲下同

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

國

音

傳曰土制四海之內為九州州方千里而王畿居其一

是亦井田之制

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

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于四境言居民稠密

也鏡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財則有民則有兵地強則財富民衆則兵強財富且強所以率事易文王百里地

所以難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

甚不待甘美也

白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置驛也郵驛日也如漢五里一置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

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乘去

倒懸諭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

易而德行速也誠氏曰孟子既甲管仲使子孟子當管仲之時

之名以蓋其技諸侯之實其所爲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

分只在誠爲孔子作春秋亦不謂諸侯尊周室循周制而

已又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而文王之德盛德字蓋德是本

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德而後可以待

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先師曰升並論管晏孟子只

公政在陳氏晏未嘗當齊政也晏才不及管而其人精正於

管子所以置晏不言而專及管故



論霸術不同。

以孔子論管仲言。

以孟子論管仲言。

以文王之時詩言。

以武王之時詩言。

論王道不同。

非在公

此見其操史

剪諸柔

欲而尊生國

得天專

此見其舍王

行政久

道而用霸造

功烈卑

孟子三卷四

天地莫非商有

此見其德之難

一民莫非商臣

此見其德之難

湯至武丁多賢君

此見其德之難

紂去武丁有賢人

此見其德之難

齊有其地矣

此見其德之難

齊有其民矣

此見其德之難

飢者易為食

此見其德之難

渴者易為飲

此見其德之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

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貴重如此亦有所恐懼惑而動其心  
乎四十疆任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  
心之謂語錄公孫丑非謂孟子以鄉相高買動其心謂窮主  
所以動其然則事之既下日集訂恐懼疑惑四字雖是說心之  
言張本道明萬物言德立屬養氣變之不疑惑然後能不知  
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給心之所不疑惑然則不  
以無所疑惑居先。陵賜李氏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則不  
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難二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  
言爲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而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在  
三十而立之後總立而道明誠而明者此孟子所以四十不  
動心者先立言而後養氣也。而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在  
明而後德立言而後養氣也。而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在  
此章當作五節看疑懼二字包  
一章大意而直字貫乎其中

公貴音  
八奔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賈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

孟賈賈勇士賈齊人能生拔牛角秦告子各不害孟賈血氣之  
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

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未足爲難也

語錄孟子曰足義者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致動其

心告子之不動心子硬把定是確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所謂萬變而不動也。張氏曰孟子以集義爲本告子則以義爲外故和孟子則心外別有一物不窮義爲本告子則告子強制其心而徒不動孟子有定規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此處孟子亦如借告子以說說耳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有主二字包得闕下文喚合言曾孟皆是有主但有精粗之分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撻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公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懼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效反朝音湖乘去声

北宮黜名膚撻肌膚被刺而撻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撻猶辱也濁毛布也撻寬博寬大之衣服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害也刺殺也濯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

以爲主則多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

必勝爲主而不助心者也

之流以其言所謂視刺萬乘之君若

以爲主亦以其言而知之惟其心以

必勝人爲主故無有尊

此類之一如匹夫不受其控必反報之

萬乘皆然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

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

已矣舍去去聲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

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

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孟解量力慮勝是畏三

云我則能無懼而已門施發語去門此後而只存舍

可足則在何例可換曰如孟之反流之爲

師曰無舍皆以心有主而能不動一則主於以備一則

主於無懼蓋是唯孟之不動心也子

孟施舍似曾子比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

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

勤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  
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以賢猶勝  
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  
黜為得其要也猶其平日所言之詳味之有篤信聖人氣象也  
輔氏曰勤務敵人謂專以勝於人為主也舍專守己謂專  
以我無所懼為主也○鏡曰曾子人主此舍專守己謂專  
他誠語也未能便以為家以言為必可也出其聖而後信  
子夏篤信聖人則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也問論得是而後未  
是便信了孟應言取必於己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己北  
宮黜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  
勇有所於非論其是非等殺也然則二子所守來此量則孟  
他舍守其在我者為特其所守之要耳○凡言守約不足守  
約則守字活言守定守約則守字死了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必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  
身反而不縮雖渴竟博吾不揣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好去声端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

子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

諱爲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之諱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

而不動心者曰節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惴吾在指氣言理者

亦爲之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

亦爲之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

亦爲之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

亦爲之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

亦爲之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

亦爲之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

亦爲之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

亦爲之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

亦爲之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

亦爲之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

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

下文詳之語錄不動心章孟子說曾子謂子喪一段已自盡

此一段爲彼地曾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說前段行語麻

病象隨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具得後而許多意思

自此自反而論發之也

以直養而無害之說蓋

孟子之論卒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曰。誠氏曰。或問孟子之不動心如何。原於曾子曰。浩氣之  
是。自反。許謙曰。章首至  
下節不編。通文。守約為第一節。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也。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  
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聞與之。与平。志。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下。亂反。以已意  
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會。置其言而不必  
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  
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速。謂。乍。孟子既  
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  
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

遂遺其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夫豈  
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法然氣

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呂去叔克已銘

為卒徒此蓋就帥字上生出卒徒字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

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

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下文

養氣其根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助於言不養氣也蓋告子

知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

同者在於此○告子謂告子天資剛勁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

偏之則無其論性數草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

能於容反覆隱思則辨詞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

之辭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實也○告子只守其

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非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所謂定心在

得失則見於言如辨是非則相與以心動氣之氣亦能

反動其心則勿冰於氣之謠亦未為盡善也○下文動氣之氣亦能

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有蔽而善於此而已至於言則雖發

失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

信養氣以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



言之發於外而不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言理深矣故斷然以爲不可不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且能然不動哉○潘室陳氏曰集註謂致養其氣養即無具息氣發得果與養故也必言致者自致氣之難須以集義爲本又無正忘地長之勢力爲能致養也○適曰集註於持志謂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隊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誠義夾持方爲成德之事或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言也愚謂應之曰理一而已告子既已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亦已之言可知也

**圖說**

至覆祥曰孟子不動心本是其理明無所疑氣充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

既曰志云焉氣以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以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音又音蹶顛躓音至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

亦反爲之動

補氏曰志者心之所之故可言向氣則動出矣

在是兩在字相照應察理精矣

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

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

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

氣動志者什一

一語錄爲告子持氣說得大低了故說志暴暴

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即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

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養心如喜怒

若當喜也須喜當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志若喜得過分一句

也他心本不會動只忽然一跌氣打一反爲所動趨是氣

也問曰本不會動其心若忽然一跌氣打一反爲所動趨是氣

得否曰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曰蹴踘多起於卒然不覺之

際所以易得動心曰是問在車間竊和行鳴榔玉皆所以

無暴其氣今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爲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

皆足暴其氣孝者須事事節約莫放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

問曰氣專一則動志二流孰是曰此必一日之志一動則

動志之所記言有深類多如此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

動

論一息之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已極  
中夜驚起夫堅卧不起不如此固持其志之定矣然或於他  
不已自家如何睡得安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養也  
齊魯皆提要以無累其氣先師曰前言心與氣行中意私步志  
片蓋心以全體言志以心之動而有所處言言必發持志之  
功則就其動而有所向與用力若心則不可言持矣按志字  
尤切後云氣壹即動志即以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蓋志之可見  
動其心即是動志矣程子什九州一之說蓋言志動氣之時  
多十中常有九所以志為至氣動志之

**論致**

許謙曰致問夫

養氣而不言志所以養之之方也善養吾浩然之氣是守言  
是氣上工夫孟子之自得至於大而將進於此正在於此  
黃紹曰持志工夫簡而易知養氣工夫密而難明按孟子因  
公孫丑之問闡詳於養氣而不復更言持志道者事之理義  
者理之宜合乎道者容有不適其宜合乎道者未有不中夫  
道此孟子所以言氣配義與道而其下文詳言集義而不及道也

敢問夫子要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

公孫丑復反又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

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

至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

所以然也

語錄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盡

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人字許多工夫

全在格物致知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與王如致知

格物正心誠意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亦邪正義昭然此

浩然之氣自生知是知得此理若子便不理會致以養為

外通門論語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但論語為初學而害

故集註但曰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孟子則自言也故

集註釋之此論語尤詳且重論語之知言為知人之

端入德之事子孟子之知言為養氣之本成德之事

浩然盛

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慤惟孟

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

文集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

言其用之饒氏曰孟子之言若養氣在已成德言非是養氣

工夫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却是說養氣做工夫

通曰集註章句言復其初者凡三論語謂人之性其初本善

孝者當明善以復其初此言人之氣其初本自光明孝者

當明之以復其初此言人之氣其初本自盛大流行惟孟子

能善養之以復其初然非孝以復此心此性之初者未必能

復此氣之初也故孟子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

音扶下同道義而於

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

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

或問知言養氣之說曰

開其前被無所疑養氣以苦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符

皆望其往聖聽其金鼓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見以千里

也其不為人所謂者特幸而已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

以孟子此章之言反覆求之亦既然可見矣先引告子之

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已之所長以著明於後今以其同者而

孟子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告子之則告子之所

也道也義用也言首義以該體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

無餘一事來則以一言應之矣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

即足智者不惑而後疑者懼者心之動疑者心之所由動

也恐懼疑惑先懼而後疑者懼者心之動疑者心之所由動

故先疑而後懼  
**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始亦**  
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  
然不顧非真能無懼也

故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

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言以言語形

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為浩然

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者

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猶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

得出石稟得衰者則痿靡駸駸都解解有所立作唯是卷成

浩然之氣則如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孟子先說知言後

說養氣而公孫丑先問氣者向來只為他承上文先論志氣

而論也今看來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面

問者蓋知言是末後合火上庫如大孝說正心誠意只合殺

蓋是用工夫批頌處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去聲至剛不可屈撓教二反蓋天地之正氣而

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輔氏曰初無限量便是

浩然之氣也惟其自反而縮照應本章上文釋之以直則得其所

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

充塞於兩乎天地間而無有間斷之者矣。語錄問伊川於

至大至剛以直無所枉。先生却於剛字點句曰若於直字點句

則養字全無骨力。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

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箇心箇體箇性內省不效夫何

憂何懼處來大地只是是一箇又不得這義人能仰不愧府不

其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府不作時

看這氣自是浩然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府不作時

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乎天地之間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後

之類皆低大不可語此升本意只是設問孟子出浩然之氣只

就問答本文看之使見子細。魯齋王氏曰此所謂其爲氣

也氣之體下文所謂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

其爲氣也。用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

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

豈然而後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消於心得其正時識

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語錄天地之氣剛雖金石也透過去人

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關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透過去人

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關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透過去人

然天一人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爲己之氣也養而無害

則全其本體而配乎天地若不務集義而所爲一有私意

開子則便不流行而然然之不足以致其正氣心得其正便是其正氣也。通曰此氣是天地之正氣。心得其正便是其正氣也。所得於天。通曰此氣是天地之正氣。心得其正便是其正氣也。地之正者。通曰此氣是天地之正氣。心得其正便是其正氣也。人論日用。通曰此氣是天地之正氣。心得其正便是其正氣也。不言何辨。通曰此氣是天地之正氣。心得其正便是其正氣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起來朱子謂觀貼二字說配字極親切

蓋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觀貼起來便自張大無

所不陸今人做事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則只是

來說得道理好孟子又曰氣觀道義一氣出來朱子謂

是精切矣發出朱子所謂合即此意而說配字說出來之

助即延平所謂觀貼起來之意也。饒氏曰合而有功譬如

妻之配夫以此合彼而有助於彼者也。蓋理氣不相離以

理為主理以氣為輔凡不能為善為是無義者人心之

那氣來觀貼有那氣來觀貼起不得定是有義者人心之

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

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

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



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慎字之意即恐也。語錄道義別而用則道是也。我公恐

自是然之理。義即吾心之能。斷制者所而用。言則道是也。我公恐

君當仁臣當義。此義也。所以孝慈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後

只說集義。此兩箇其為氣也。至大至剛。是說氣之功用。或問何

言氣之配義。此道也。曰道也。義也。二言者皆理也。形而上

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而後

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又因是氣而後得。以

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以用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間也。乃如

此苟不知所以養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間也。乃如

有為。亦且將為。灑然之。或略之。則道義之為貴。而後得。以

全業道義。在裏面。做骨子。無這道義。便軟弱。蓋緣有是理。而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

裏面做主。所以也。通文。許謙曰。上其為氣。言氣之體。下其為

底常恁地。浩然。包四者。故一言而有餘。義非一端。故累言而

不。涂。潘生曰。仁配義。以義配命。以義

配道。以義配德。以義配命。以義

配禮。所重在義。裁制之謂也。

夫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又曰韓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韓反

莒音之饗通趙真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饗

政反通趙真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饗

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

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

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補

義何所始於於寡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

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

外哉禁義則浩然之氣生有有不合義而心告子不知此理

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反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

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易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

反告子上篇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只是作

件合宜無一事不求簡是自然精得者則皆中

更不足仰不地俯不作錢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以真夜  
是自然之氣集義是以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氣集義自然生  
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月合義後事能博取浩然之氣也  
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  
非已有也○此上三句本是說氣下兩句是字與非字對變  
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  
襲取之於外取來○義態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吾氣  
是自然之德理只是些客氣耳不以則消矣○告子之病蓋  
然無心之慊憂即是義之所安其不厭憂即是合於義故  
直以義為外而不求○告子直是將義并除去只為心上理  
會因辛陸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以習坐澄心却似告子外義  
不然而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以習坐澄心却似告子外義  
○說氏曰先說氣配義與道後說集義而不及道者蓋消是  
體義是用浩然之氣有體有用其體配道其用配義故曰配  
義與道其體用一也言用則體在其中體上無做工夫處故  
只說集義○二般字之分無是較也是無氣則消義緩行有  
不兼則較是無道義則氣較所指不同蓋二者相資論行有  
則道義非氣無以行論其體則氣非道義無以生○先師曰  
二是一字亦不同無是較也此是字指浩然之氣言是集義所  
生此是字止與下句非字相呼喚猶言是知此非如彼耳○  
通曰集義即是與下句非字相呼喚猶言是知此非如彼耳○  
集註訓集字即是大字音義同自謙則心廣體胖不謙則心  
字正與廣字相反不自見得孟子直養則曰自反而縮則  
言自反常直自反不自見得孟子直養則曰自反而縮則  
之論正自夫子所謂自反而縮來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

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

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

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

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声揠息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題近世或并下文

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頤東之有

事正頤期也者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頤公羊傳值公二

我我北也公子遂如楚乞師乞者何甲辭也曷爲以外內同

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此不正反戰不正勝也不正者不

期也反復也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

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

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

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父也

疲疲倦也會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握而助之長者正之

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握則反以害之

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語錄集義是養氣之冊

法必有事焉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須要集義之火

主致也須把做事去主如求放心也須把做事去求勿

勿待也勿忘勿忘以集義為事也助長待之不至而按之使

長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起等張王謂

生等來等去却便去助長氣未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王謂

已剛毅無所屈撻便要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必有事焉勿

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長是論氣之章在本體上添一件物

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感節度若

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有不平只

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問此氣是

稟得天地底來是集義方生曰本自浩然彼人自少時稟了

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知集義合下便恁地剛勇是如

何曰此只是養氣便是黜舍之勇亦終有礙時此章須從頭

去便看了張氏曰勿助長者待其自充不可強使之充也此

欲循天理之當然而二君之間守之為進學不忘則近於助長

害不助長則或忘之者其故引壘苗為喻問苗者多不知忘之為

氣之未充也履以助長猶作其氣而使之充也或曰二程多

以以有事志為有事乎。而孟子則主於集義。有異乎。曰。無  
乎。以也。孟子所謂持志。即此之道也。持其志。且能於集義  
勿正。勿助。長。說善。而無害。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長。是  
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而取。集。義。也。而勿忘。勿助。長。是。一  
子。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者。不。執。苗。者。也。以。義。義。為。心。預。期  
其。效。而。助。長。者。無。苗。者。也。惟。其。是。集。義。所。生。者。故。當。必。有。事  
焉。心。勿。忘。惟。其。非。義。而。取。之。故。當。勿。正。勿。助。長。以。直。養。而  
無。害。是。養。之。之。正。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成。功。有。事。勿。忘。是  
做。工。夫。處。○前。說。持。志。無。異。氣。是。剛。事。後。說。養。氣。不。及。持。志  
言。集。義。則。持。志。在。其。中。今。曰。集。義。明。曰。又。集。義。則。此。志。全。在  
是。暴。其。氣。○問。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其。意。何。謂。曰。此。是  
說。天。下。之。人。不。特。不。能。養。其。氣。者。皆。是。臨。時。助。長。以。暴。其。氣  
也。以。尚。然。却。不。是。自。家。集。義。所。生。之。苗。故。乍。長。乍。消。易。盈。易。竭  
適。足。以。戕。賊。其。氣。而。已。不。特。養。氣。不。可。助。長。凡。事。皆。不。可。助  
長。如。看。書。未。通。不。能。滿。心。死。索。而。強。殊。力。索。之。強。皆。是。助。長  
○是。曰。必。有。事。焉。是。念。念。必。合。乎。義。而。無。一。念。之。不。義。也。事  
○事。必。合。乎。義。而。無。一。事。之。不。義。也。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  
他。事。謂。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也。但。必。於。此。者。何。有  
不。得。者。又。必。切。正。則。先。事。後。得。集。義。之。心。始。無。間。斷。則。之  
斷。正。忘。助。三。字。相。因。皆。定。為。善。助。之。害。愈。甚。大。恐。必。有。事。是  
存。善。異。以。直。養。正。夫。助。是。養。壞。是。害。所以。孟子。始。曰。無。害。終  
曰。善。之。子。論。養。氣。工夫。是。一。正。一。反。集。義。亦。是。一。正。一。反  
論。以。直。養。正。說。曰。白。反。常。直。反。說。曰。自。反。不。直。論。善。之。正。說。

曰不可作為以助其長文反說曰正之不得如告子不能集

而妄有作為前後相應者當字字辨認義而欲疆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

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補氏曰所謂數而反害

**剛**詩謙曰履由一段八十五字專言私意害氣之大○黃

大不可緩勿助長是又不可急如煉州有文武火火冷則死

死火猛則用走惟慢火常在於沖河使二三十年伏火然後

善得成冊子下工夫有節變如此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披皮寄反

此公孫丑復扶又問而孟子答之也諛偏陂卑義也淫放蕩

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

俗作沈非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

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





因元亨利貞起於元二義禮智起於仁意必固我起於意誠

淫邪遁起於波當者四箇所字如看病相似被淫邪潛是病

其蔽雖同而所以蔽則異孟子知言如明醫然才見病隱便

無病源在何處欲治蔽則難窮之病在先去其蔽無所蔽便

○通曰集注釋我知言曰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持上文洗指

天下之言故兼是非得失而知之此則似指告子之言故專

病又提出蔽使無下面三字者蓋四者之失必起於蔽饒氏即其言

謂無所蔽便無下面三字者蓋四者之失必起於蔽饒氏即其言

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

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語錄此章

害於其事先政後事者自大本而至節目也○闢揚墨厥作於

其事害於其政先事後政者自微而至著也○蔽氏曰政者

所發於大体事者政之條目心終不正到要有害政事皆心之

後篇說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是條目上既有害則大者亦何

知○通曰所謂害者皆指其端之害而言誠淫邪遁之言也

無大無小無不有善不必拘先後也彼告子者不

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叢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

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集註於養氣知言兩

勿然前不得於言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

權衡以較音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

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難於堂下衆人之

中則不能辨矣此言必有趨於衆人之見然後能知衆人

是通乎道之說便是發明知言之要亦須格物上做工夫

言便是知道孟子不欲以知自謂所以只說知言告子以

義為外所以只取以於口全不反求諸心如批柳之說孟子

謂首辭又移為端米之說第一說川不得又換第二說足之

子焉期冲知帖云孟子之孝蓋以第理葉義為於不動心為

此章要旨能知此帖盡之而無餘蘊集義故能於天下之

理程子固言之而提綱挈領以示後學。未有如朱子此帖之  
明的周備者也。明理以知言知之之。集集議以養氣行之之。  
重不出乎知行二者而已。此章  
除未終於此而正意止於此。

**通**

長至必從吾言爲三節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顓淵善言德行。孔子兼

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

此一節林氏以爲以公孫丑之問是也。林氏各之奇字說辭

言語也。說如字德行得於心而見形於行事者也。三

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

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

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

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語解問善爲說辭則於德行

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曰得之。輔氏曰知言則在我。在人

一也。知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養生豈

非德。○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

已。通曰此以後爲公孫丑提出一聖字

曰然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倦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音夫聖之夫音伏

亞鷲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

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

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中庸成己仁也足體成物智也是用此字不厭智也是體教

不倦仁也是用○鏡氏曰不厭不倦猶枯上聖字說言孝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子貢此言

與中庸不同詳見中庸第二十五章章句或問輯釋論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

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

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上聲下同也公孫丑復

反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字欲何所處也或謂聖人而能得如游夏得其文季子張得其威儀皆一也也惟淵淵

曰姑舍是

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字所至者自處也

陽李氏曰

說則孟子胸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纒逐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孟子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

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上湯聘而用

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去湯而伐

桀也公聖人事詳見反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魯齊王氏

此多孔子終身段盡在此句。通曰孟子以孔子具聖人之

體下而未極其大故欲享其全者故此以下則專言夫子之聖

是答知言以後之意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齊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

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歟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

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

則同與平声 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去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或曰伯夷伊尹之行一

下有所不爲。何以言之也。曰以其逃國而逃讓。伐而餓。非道

義。一介不取。子觀之。則可見矣。魯齊王氏曰。此亦是自反

而不爲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

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上文德之盛。根本之大也。

大根本節目同。而小處不同。皆可以言聖人。若大處不同。則大本已非。吾何以觀之哉。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真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

不至阿其所好。汙音吐。好去聲。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

而空譽。評之明其言之可信也。是當時方言。當禹下句讀。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

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後世聖賢之君不作則  
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  
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詔後世則  
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  
孔子為天地位心為生民立命  
宰子此言可謂深知孔子其得在言語之科宜矣此孟子所  
以表而出之於子貢  
有若之言之先也故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  
是以我從百世之後辨宜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  
差等猶言品第情實也以見禮知政聞樂  
知德二句鑒之此自不能逃於洞察之下  
而見其皆莫若夫

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  
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結反



麒麟毛蟲之長下喙鳳凰羽蟲之長上喙蟻封也行漆道上無

源之水也出高出也特特也萃聚也衆所聚言自

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此聖人字是然未有如孔子之

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指養氣知

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色刑也通曰公孫丑疑孟子動心孟子

之夫子之聖不假乎養氣之既聖孟子遂極言夫子之聖之盛

聖道也前則斥告子則異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承

日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為第五節○涂潛生曰孟子養

氣之論雖曰擴前聖所未發然邈而求之子思之致中和天

宰我善為說詩由知言孔子兼之皆孔子之所長於辭命不能此孔子欲

冉牛善言德行由美言夫子聖此由知言養氣惡是何言也此孟子不

顏淵善言德行由美言夫子聖此由知言養氣惡是何言也此孟子不

顏淵善言德行由美言夫子聖此由知言養氣惡是何言也此孟子不

孔子  
子夏  
子游  
子張  
子牛  
子貢  
顏淵

孔子不厭不倦知以自則

皆有一體不能具全

具肆而繼猶未廣大

夫聖不居

此言孔子是何言

此言孔子不自居

此言孔子不自居

敢問所安

此言孔子始合意

此言孔子不自居

此言孔子不自居

三聖同異

伯夷

伊尹

孔子

非道不仕

非民不使

治則進

亂則退

何事非君

何使非民

治亦進

亂亦進

可任則仕

可止則止

可久則久

可速則速

朝請俟

此見

得皇地皆能

此見其德之盛

三聖

有天下

此見其德之盛

之所

此見其德之盛

以出

行一不義

此見其德之盛

聖

行一不義

此見其德之盛

不有

得天下皆不為

此見其德之盛

如此

殺一不辜

此見其德之盛

此三

聖之

所以

是則

皆同

於此

皆在

於此

孔子所以異。

率我所意

賢於衆

以觀於夫子

此以二語而論夫子

所願

此上文孟子所

子貢所意

月札知象

未有若夫子

此以百王而論夫子

則望

於堯舜而自任

有若所意

出於其類

未有樂於孔子

此以古聖而論夫子

孔子

之重若如此

右第二章

不與心與知言養氣並見總圖更不再出

孟子三卷廿一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六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

無適而非仁也語錄以德行仁德非止謂有殺氏於水火之

背來是无一不備了所以行出而底方是仁且如湯不遍聲色

不備貨則主德信米民是先行有前而底方是仁且如湯不遍聲色

元火之中若無前而底方是先行有前而底方是仁且如湯不遍聲色

仁後是宜聰明方能作元后移民水火之中若無這靈聰

仁便足待其甲兵之熟財賦之多傾有如是資力方可勝人

是假仁之名以欺其民非有仁之實也  
禮氏曰齊字亦作  
的伯字然發便見其字王字點發便見其字王字去聲字如齊以包  
茅責其專屬義孟子不說假義却說假仁仁包五德  
言仁則義在其中矣代線示信大鬼示孔皆假仁仁處  
揚與曰三代之前功爲德之輔三代之後功爲德  
之賊求德效者必入於爾爾者虛假而然秀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賸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  
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自此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賸時發

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

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輔氏曰以力服人者僞也假

以德行仁者誠也所謂誠者成己成物者也己有非僞而何  
僞應已以誠感人以誠應如形聲影響之相應蓋不容於有

也○齊氏曰志完此後人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  
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

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或問以禮

曹伐葡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  
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就食而不去此又

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曰：「真可謂長於望也。」夫辨而王，駁而霸，之說皆為優矣。先師曰：「王道純乎天，理窮之假，推以入，欲崇王道，黜霸功，亦擴天理，遏人欲也。」

齊桓

以力假仁

晉文

以力假仁

此因事而借之

以力服人

此見其霸皆出於偽

非心服也

此以偽威

以王言

商湯

周文

以德行仁

此見心推之而無非仁所以王

以德服人

此見其王皆本於誠

中心悅而

此以誠成亦以誠應

右第二章

○孟子曰：「仁則策不仁，則奪。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惡去声 下同

好詿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計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孟錄此亦只是爲下等人言若果上等入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蔡氏曰程子易此卦象時曰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輔其氏猶勝於全不顧者此章近之

加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剛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訂仁之事也胤記表記曰畏

強行仁也貴德以下皆彊仁之事以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

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二者使之在職則

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

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春秋傳曰及猶及及也及是時而國政刑即書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

之章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繡牖戶今此下民或

革惟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

殷有列反士音杜  
朔音稠繆武彪反

詩幽風鷓鴣

鷓鴣反鷓鴣反

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

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猶纏綿補苴

反入也補苴巢之通氣

出入處也予烏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

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烏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

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詩者其知

道乎孟子此兩句之彼則爲詩者知率性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先師曰及是時而縱欲偷安亦書所謂凶人爲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仁禁禍也不仁之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詩大雅文王之篇求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

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尚書篇名孽禍也達達也活生也此言

道陰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求福也仁榮者如此及

時而榮者自作孽也仁之辱如此先師曰此曰仁者如此及

正畏罪者仁之舉也仁之存天理而身仁之德也此言

之悔人欲以遠不仁之辱亦道人欲斷天理也

貴德而尊士

此乃強

明其政刑大國必畏矣

此禍自

永言配

此禍

仁則榮

此理之好榮

此情之好榮

今國家間暇及是時

此榮

孟子卷廿四

惡辱居不仁

此非去

般榮怠教是自求禍也

此禍自

自作孽

此禍

然

然

幾

之智也

不可活

證



右第四章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

立於其朝矣翻音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韓氏曰俊傑即指賢能尊賢使能便是俊傑在位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謂市

市者貨財諸物歸舍之稅所謂列肆之賦或治以市官之法

而不賦其廛謂市地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謂市官

言之類也謂市地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謂市官

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律書為九區

而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

朝會藏庫之衙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

商賈買賣物皆入於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  
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  
宗廟右則社稷此區君若已規模之大繁也

關畿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形旬前篇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及閭以此考其

來歷以防竊先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引及刑罰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

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

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隨國一夫所役之

宅里者一里所居之地金履祥曰家征力役之征畝之征

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平出此夫

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語錄問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亦不可考又問民無常產

者罰之如何德地重曰後世之法亦不可考又問民無常產

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此○輔民曰先王之

所當其盛時民皆著業而無游手之貧困者所謂窮民不

之害無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輸

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輸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

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

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禹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

若湯武是也虜氏曰吏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可以

以証人伐人凡暴亂○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

天理也

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欲除後患過取以未其私之弊而一



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

故物物皆具此理何况人為最靈直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以謂之不忍人之心也仁之為德在天也則為生物之心在則為

生物之心也程子曰能生人物人不能生生物也此之謂心即

曰不忍之心是仁也起則非仁性中皆有此仁發出來便是謂心先師

剛隱之心以後面提則非仁性中皆有此仁發出來便是謂心先師

剛隱之心以後面提則非仁性中皆有此仁發出來便是謂心先師

剛隱之心以後面提則非仁性中皆有此仁發出來便是謂心先師

剛隱之心以後面提則非仁性中皆有此仁發出來便是謂心先師

剛隱之心以後面提則非仁性中皆有此仁發出來便是謂心先師

剛隱之心以後面提則非仁性中皆有此仁發出來便是謂心先師

剛隱之心以後面提則非仁性中皆有此仁發出來便是謂心先師

剛隱之心以後面提則非仁性中皆有此仁發出來便是謂心先師

所以謂人皆有不可忍入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

不忍入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

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满腔體貼孟子是惻隱之

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

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矣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

與喜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語錄方乍見孺子時也着手

身皆與無礙不後見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義亦豈無

此心之惡其善可也此被不殺人之名也體子猶言體段身

不得却去孺子外尋則存養無交涉矣又曰孺子身裏

也言滿身裏皆剛惡之心在腔子裏亦只云心在身裏。陸  
陽李氏謂腔子指人身言天地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  
無有空與人得此以爲心則亦四体百骸充塞滿無非此  
剛惡之心。竊疑則是無有欠缺也。飽齋曰極長。飽齋曰味  
由傷深而痛深自深之意。緣卒作而見故心驚懼而動也。剛惡  
形容矣。貞氏曰。君子未有所知而將入于井。作見之者無  
階。階屬皆有傷痛之心。乃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內交  
欲以此要害。非欲以避不仁之名也。舍梓之間無安。梓橋  
而天棧自動。此所謂真心也。通曰。葉註與謝氏皆看得乍  
見二字。略蓋惟倉猝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  
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從彼州商。便非本心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  
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法下同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

反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之非  
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註之。  
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羞惡辭讓是

並論。但此二者皆是自剛惡中發出來。別有剛惡後方有此  
三者。惻隱此二者又較大。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

後乃又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即惻隱  
之謂也性之德也  
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應也  
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以得無先後之別  
也信惻隱之心至此則其情應解說  
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  
則形為人既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  
然哉私欲閉塞而失其才真耳○  
字指孔子入井一事統論惻隱之心不特是  
出爾反爾是善惡之心痛賤子是非非之  
心強滿充塞  
都無空快更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此  
字統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

在中而緒見反形句於外也語錄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節

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言東南西北一箇是  
對說一箇是從一箇說去○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  
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四  
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則是一方則兼有此念既德是惻然後



隱痛比則為漆蓋者羞已之惡惡者時大之惡僻者歸已之  
 物讓者推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也仁是發名若論七  
 義則如仁則若論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  
 何曰以仁之端集註以為端端皆見蔡季通語端乃是尾如  
 終言之以仁端是始發處故亦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  
 若首不相礙也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  
 宰之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心主及至動時方有主宰  
 也○玉山講義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其根而其性情  
 用又各有分別又須見得仁是生底意思貫通周流於四者  
 之中仁固仁之本體義則仁之新則則仁之節文智則仁  
 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意貫徹則若春則生之生身則生之  
 長秋則生之收冬則生之藏也○北溪陳氏曰四端之說是  
 論外固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存惟是者四者之體故四者  
 端皆自然發見於外○洛室陳氏曰端者端始也物之始也  
 譬之萌發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條在內  
 則緒何由而見於外○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各  
 自言孟子時時異說蓋起在在性為不善孟子苟但曰渾然  
 本體則恐為無星之氣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  
 別而論之界意四端而四端之益於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發  
 也性雖亦然不動而具中自有條理自有間隙不與龍象都  
 便是一物所以外靈靈動其中如未雨之事感則仁之理  
 善惡之心形如朝陽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  
 感之心形如朝陽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反形知皆即此推

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去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

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

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語人之一心在外者受

者又一要推出去此章是也孟子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

在廣而後能充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是謂

道也則將去而老吾若以及人之若勿吾勿以及人之

待充則須得來滿子知注水粗以充塞天地其自不能充則

無緣得這般子滿只是空穀子自儲氏曰集註即此推廣是

至於無一事之不得有是始然泉始自其勢然人而不可竭使

端之流行發達常如火始然泉始自其勢然人而不可竭使

始此而可以原其地休了所以葆註云日新又新字正

是發明二始字之意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充以新字正

能曰知皆擴而充之其緊要在知字皆字擴充以新字正

原所以衡而充之。又於四者皆能衡而充之。則便是人中之  
君子。但患人不知不爲耳。○張氏彭若曰。朱子云。若以始  
言之。則四端是始發。則始字尤切。然泉始發。始於然。然  
類皆始也。孟子既言之。凡有四端。若火始然。泉始發。始於  
是火之端。若蓬達便是泉之端。則隱羞隱便是仁義之端。此  
始動。乃是精可爲善。是心也。人皆有之。然不能無。皆因  
異由充與不能充而已。如來見。子皆有之。然不能無。皆因  
有則隱之心。此所謂仁之端。尚能因此擴而充之。其仁將不  
可勝用。不能充。則天理消而仁之端。漸然矣。此自謂不能  
是而人欲日長。天理日消。而仁之端。漸然矣。此自謂不能  
也。始於充與不能充。則曰分。終乃天變。然焉。○通曰。集註於  
心。曰。盡其心之量。此則曰。充其本然之量。○通曰。朱子如  
大也。○性字。蓋無所不具。用無所不周。此心之量。本如是  
則有以滿此心。○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  
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  
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  
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  
已矣。○通曰。性者心之體。其未發也。本然全具。情者心之用。其  
天之與我者。無不盡。性而行之。無不盡也。○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

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

無定位無成各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

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法焉其理亦猶是也

信如實是則隱實是羞惡信便在其中○土於四時各寄王

月令載中土者以巳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土於夏末

象之中五無信位此在四端之中○通曰按說氏曰在四

方論之土無位無成各無專氣以五方論之亦未嘗無定

位成各專氣不可執一而居中以有定位然三土位乎東不

得試以何處者之五土居中以有定位然三土位乎東不

可於東西南北無所不該以有定位而實無定位也○一三

而各因五而後成七八九六故於四季各寄王十八日木火

金水各專生長收藏之一氣而各成生收藏之一名然無

所不成就四方看如此氣而無所不貫土無成各而各無

則論土於四行之外是猶論信於四端之外合看則土實在

四行之中而信在四端之中也○先師曰此章論義是非之心

賈四者一仁也惟聖人能之而心行是政安而行之者之

君子能知仁也惟聖人能之而心行是政安而行之者之

不能識察不能充此心而發之隨行而安也若衆人則

皆有不能忍人之心同此天理也物欲害之則天理之有焉若



函甲也。慍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

仁也。巫者爲詛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此只借以術之當釋論起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

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莫之智也。焉於後反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赴而不於仁，安

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孔子之意不言擇里，孟子引之以

言孟子之意，擇小異之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

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

故曰尊爵。元者善之長也，此句出易乾卦文言引以爲證，元

之最先，曰人先得，即生底道理，所謂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

德有天然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

可須臾離去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

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荀氏曰仁乃我

之誰能止者乃非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

相須焉不仁斷不智矣下文言之不智斷不仁矣此是此

效許謙曰集註本心全體之德以仁之體言

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同須便離兼其用言

不仁不知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

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由古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然不寬故不智不

智則情然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

如取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

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

求諸已而已矣

去

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魏氏曰此上三四章皆是爲當時君



同。皆是教時君因恥辱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豈則不貴。又無安宅之人。但當反求諸己。已能為仁。大國安能。之。此役字即小國役。大國。其。六千里為。人役之。日。此章以尊。而論仁。其。精。也。人。為。仁。由。其。非。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欲。人。以。非。之。智。而。擇。為。仁。之。術。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也。

以木心言

矢人函

巫者匠者

豈不仁哉

此見

匠人

矢人惟恐不傷人

此皆利人之死

不可

此見

函人惟恐傷人

此皆利人之生

不慎

當謹

以不仁之可恥言

人役而恥為役  
由弓人恥為弓  
矢人而恥為矢

無不自已而來

以仁道言

天交以天言  
尊卑以仁言  
人之以仁言  
安否不可離

莫之德

此意  
天道不仁

此言  
人自不智

此言  
仁故無德

此言  
無德無義

此言  
不知

此言  
不知

此言  
不知

此言  
不知

此言  
不知

以知能言

仁者如射射者  
正已而後發而  
不中不能歸已者

無不仁言

右第七章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  
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謹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  
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

師矣程子謂子路能克其驕吝者不能修身而過也○張氏曰

人議已各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  
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功深矣

禹聞善言則拜

善言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去聲知音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

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

則不待勉強解樂字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或問人能無私於己故有物我之分惡惟解之在己無一毫有私之私

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其然爲在己樂爲在人

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己而虛心以與人

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爲善言其見人

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

善與人同之目也然此二者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

之心衷懷無間如此耳○饒氏曰舜之執事方以舍己從人

爲惟商時克聖人臨生知而不自以爲生知常虛心以受人

之善己之所爲偶有未盡而人之所見在善於己即舍而從

聖人之無我而非人所及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市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通鑑史記五帝本紀

山之人皆獲賦漁雷澤留澤之人皆蓋居陶之河濱而雷澤皆不苦寒也一年所居成聚一年成邑三年成國歷山在河東雷澤夏水州今屬齊陰河實濟水滄定陶西南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多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

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

此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爲善初未嘗有助人爲善之意也蓋

因吾取人之善以爲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也

則足聖人成己成物之康故曰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

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

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輔氏曰集註所謂聖賢兼行此

言善之說皆無彼此之間未二句如單說舜○說氏曰語錄曰二者本意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爲善乃是孟子再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朝音潮惡惡上去声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也

聲也

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

潔而切切於是也

合荆氏說文二已語助辭此言伯夷之清

軀與人群也。語錄出所謂清者不就惡人且其善也令而至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所以爲聖之清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直往

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褐裋絰

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

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德也

音但柳音翻釋魯栗反程  
立音程焉能之焉於度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疏柳下惠氏展

名獲字禽柳下是所食之後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疏

困也憫愛也爾為爾至焉能挽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

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

也援音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此言惠之輕與人

絕也○語錄問集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疑與下文必以其

道意相重曰兩向相承只作一句請文勢然也○所以不

作不蔽賢謂其下隱云云以其道若作蔽賢則下文不當

矣○不隱賢謂其下隱云云以其道若作蔽賢則下文不當

却以法自外之類乃隱其賢也○道也○饒氏曰他人不當

汗君不卑小官必至於是苟進而柳下惠則不隱賢也人見袒

淵程而與之借則必至於流而柳下惠則不自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側格反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去聲固皆造反乎至

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清錄必有隘





右第九章

孟子卷之三